

哥 儿

夏目漱石著



文学小丛书

哥 儿

〔日本〕夏目漱石著

开西译

110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哥 儿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248·字数76,000 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50}$ 印张3 $\frac{13}{25}$ 插页2

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3000册

定价(2)0.25元

“文学小丛书”第三輯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81. 汉魏六朝民歌选 | | 103. 左撇子 | 列斯柯夫著 |
| 82. 杜詩百首 | 杜 甫著 | 104. 熔鉄炉 | 李亞什科著 |
| 83. 陆游詩选 | | 105. 我是劳动人民的兒子 | |
| 84. 聊斋志異选 | 蒲松齡著 | | 卡达耶夫著 |
| 85. 彷徨 | 魯 迅著 | 106. 表 | 班合萊耶夫著 |
| 86. 日出 | 曹 禺著 | 107. 紋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 | |
| 87. 法西斯細菌 | 夏 衍著 | | 伏契克著 |
| 88. 抗爭 | 叶圣陶著 | 108. 裴多菲詩选 | |
| 89. 不能走那条路 | | 109. 辛伯达航海历险記 | |
| | 李 准著 | | (选自《一千零一夜》) |
| 90. 荷花淀 | 孙 犁著 | 110. 哥兒 | 夏目漱石著 |
| 91. 把一切献给党 | 吳运鐸著 | 111. 小麦与玫瑰 | 阿巴斯著 |
| 92. 党和生命 | 寒 風著 | 112. 这滩鮮血是不会干的 | |
| 93. 科尔沁草原的人們 | | | 哈米西著 |
| | 瑪拉沁夫著 | 113. 赫克里斯的故事 | |
| 94. 亲人 | 王憲堅著 | | 郑振鐸著 |
| 95. 国际友誼号 | 陆俊超著 | 114. 奧瑟罗 | 莎士比亚著 |
| 96. 毛主席頌歌 | | 115. 葛洛特·格 | 雨 果著 |
| 97. 百鳥衣 | 韦其麟著 | 116. 巴黎公社詩选 | |
| 98. 放声歌唱 | 賀敬之著 | 117. 獄中书簡 | 卢森堡著 |
| 99. 二郎捉太阳 | 賈 芝編 | 118. 世道 | 馬尔茲著 |
| 100. 宝葫芦的秘密 | 張天翼著 | 119. 三角帽 | 亚拉尔孔著 |
| 101. 天岡 | 普希金著 | 120. 危地馬拉的周末 | |
| 102. 木木 | 屠格涅夫著 | | 阿斯杜里亞斯著 |

一切正直人們的憤慨，使他們為自己國家的前途感到憂慮。而在五十餘年後的今天，這部作品仍然受到日本廣大讀者的喜愛，也決不是偶然的了。

夏目漱石(1867—1916)是日本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，從小愛好中國文學，並有很深的修養；後來又專攻英國文學，做過中學和大學的英語教師，直到1907年才擔任《朝日新聞》的特約作家，更致力於創作活動。《哥兒》(1906)是他的第二部作品，跟他的第一部作品《我是貓》(1905)一樣，都是以教育界人物為主要對象來描寫的。這裡自然有一部分是他在松山中學任教時的親身體驗。這兩部作品雖然是夏目漱石的早期作品，但由於它們具有強烈的諷刺精神和批判現實的鮮明立場，給了日本近代文學很大的影響，可以說是作者的代表作。

無論就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來說，《哥兒》較《我是貓》都更進一步；但是主人公那種自命清高、對現實悲觀失望的心情，仍然充滿在字里行間——這正是未能擺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世界觀的知識分子的通病。他們既不知道團結群眾(如“哥兒”對待同樣是受了日本教育制度惡果的年輕學生就採取了不正

确的态度),又常强调个人奋斗,往往只凭一时的气愤就盲动起来,这自然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。因而“哥儿”对现实的不满,也只能表现为“合则留,不合则去”的态度,不可能进而走上正确斗争的道路。

編者

文学小丛书

哥

文学小丛书

统一书号：10019·1248

定 价： 0.25 元

“大家要学点文学”，“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”，这是党的号召。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，时间有限；我们为此出版这套“文学小丛书”，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。字数不多，篇幅不大，随身可带，利用工休时间，很快可以读完。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，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，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。

由于爹娘传下来的卤莽，从小就老是吃亏。在小学讀書的时候，有一次从学校的二楼上跳下来，挫伤了腰，病了一星期。或許有人要問：“为什么这样乱来？”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。只因为从新造的二楼上面探头出来望望，就有一个同班同学随口打趣喊着：“你狠甚么，敢从上面跳下来嗎，胆小鬼！”我就跳下来了。校工把我背回到家里，爹鼓起眼睛說：“哪有从二楼跳下来跌伤腰的笨东西！”我就回答他說：“那么，下次跳一个不伤腰的給你看。”

一个亲戚送給我一把西洋貨的小刀，把雪亮的刀鋒閃爍在太阳光里給朋友們看，其中有一個人說：“亮是亮，可惜切不了什么东西。”我就保證：“切不了！什么都切給你看。”那人說：“那就把你的手指头切来看看！”“手指头算得什么，瞧，就这么一刀！”我照准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斜着剃了下去。幸亏刀小，

大拇指的骨头很硬，现在还有这个大拇指连在手掌上。但是疤痕却到死也不会消了。

院子里往东走二十步就到尽头，靠南有个很小的菜园，菜园当中有一棵栗子树。这是比命还重要的栗子。栗子一熟，每天起床后就溜出后门去，拾取落在地上的栗子，带到学校里去吃。菜园的西面是跟一家叫山城屋的当铺的院子相邻接着的。当铺里有一个名叫勘太郎的十三四岁的儿子。不必说，勘太郎是个胆小鬼。胆小虽然胆小，却会跳过了格子竹篱来偷栗子。有一天黄昏时候，我躲在腰门后面，到头把勘太郎给拿住了。那时，勘太郎逃跑无路，就拼命向我冲来。他年纪比我大二岁，虽是胆小鬼，力气倒不小。他挺起螳螂头朝我胸口没命地撞。不知怎的，头一滑就钻进了我的夹衣的袖筒^①里。这一来，我不好动手，就把手臂乱挥，勘太郎的头在我袖管里跟着向两边滚来倒去。末了，他气闷不过，便在袖中咬我的臂膀。痛得我把勘太郎推到竹篱边，使一个绊脚把他摔倒向对面去。山城屋的院子比菜园要低六

① 日本衣服的袖筒很大，头可钻进去。

尺。勘太郎一个倒栽葱，压坏了一半格子竹篱，落到自己的院子里，嘿的叫了一声。勘太郎跌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夹衣袖也被他拉断半截跟着过去，手臂突然自由了。那天晚上，娘到山城屋去道歉，顺便把半段衣袖带了回来。

此外还做了不少顽皮的事情。有一次带了木匠阿兼和鱼行的阿角，踩坏了茂作的胡萝卜地。他在胡萝卜秧还没出齐的地面上铺上了一层稻草，我们三个人就在这上面玩了半天摔跤，一地胡萝卜就这样全糟踏了。又有一次，把古川地里的水井管子塞没了，惹他跑到家里来吵。原来这是用粗竹筒深深埋到地中，使下面的井水涌上来、灌入近旁稻田的一种装置。当时我不明白这是干吗的，就把石子、木片之类乱塞到里面去，看到水再不冒上来后，才回家吃饭。这时，古川气得涨红了面孔直骂进来。好象是赔了钱才了事的。

爹一点也不欢喜我。娘也一味卫护哥哥。我这哥哥皮肤白净，欢喜模仿演戏，扮旦脚。父亲一看见我就说：“这东西反正不会成器的。”母亲也说：“顽皮，顽皮，将来真叫人担心。”不错，真是不成器，你看，

就只有这个样子嘛。将来叫人担心也很有道理的，只差没坐牢罢了。

娘病死的前二三天，我在厨房里翻筋斗，肋骨撞着灶角，痛得厉害。母亲大发雷霆说：“不要看你这种东西！”所以躲到亲戚家去住。后来就报说来说她死了。想不到会死得这样快。心想要是知道是这样重的病，就稍微规矩些，回到家来也好。这样，哥哥一見就说我不孝，气死了母亲。我气不过打了他一记耳光，给父亲痛骂一顿。

娘死了以后，就和父亲、哥哥三个人一同过活；父亲是什么事都不干的，但一看见人，就说：“你不行，不行。”这话已经给他说成习惯了。我到现在也还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不行。真是古怪的老子。哥哥说要作实业家，不断地学习英语。他的性情本来象女人，很狡猾，和我不大合得来。每十天总要吵一次架。有一次，两人下棋，他不老实地先埋伏了棋子，看见人家困难就得意地嘲笑起来。我气得忍耐不住，把手里拿着的飞车^①扔过去，正打中了他的眉心，打

① 飞车是日本将棋中的一个棋子。

破了点皮，出血了。哥哥告诉父亲，父亲說要把我赶出家門。

当时我觉得这回是完了，我也死了心，听凭他們赶我出去。誰知十年来雇用着的一个叫清的女仆哭着向父亲恳求，总算把他的怒气平下去了。虽然如此，我对于父亲仍然不觉有什么可怕；反而对这个叫清的女仆心里过意不去。据說这个女仆原是旧家^①出身，幕府^②崩潰时家門沒落了，到头弄得出来帮人。所以已經是老太婆了。不知是什么因緣，这个老婆婆非常喜欢我，真奇怪。我这人是母亲在病死前三天都絕了望的，父亲一年到头把我沒办法，街坊上誰都把我看成是闖禍鬧事的坏孩子。可是她却无端地爱重起来。我深知自己絕不会被人欢喜，因此別人把我看作废物我也毫不奇怪。象清这样看重我，倒使我覺得詫异起来。清常常在厨房里，当旁边沒有人的时候称贊我說：“你直心直意，是个品格很好的人。”但我不懂得清这些話的意思。心想：要是品

① 在幕府时代曾任过官职的謂之旧家。

② 日本古代天皇只負虛名，由大將軍兼政，謂之幕府。

格好，清以外的人們也應該待我好些呀。每逢清說那些話時，我總回答她說：“我不欢喜人家恭維。”于是老婆婆就說：“所以說你的品格好啊。”說着很高興地望着我的臉，好象在夸耀是她用自己的力量把我造就出來的一樣，使我有些害怕起來。

母親死了以後，清對我更加寵愛了。在童稚的心中，時常覺得奇怪，想不出為什麼會受到這樣寵愛的道理；心里覺得沒有意思，別這樣豈不好。也覺得對不起她。但是清仍然愛我。時常用她自己的零錢買糕餅給我吃。在冷天的夜里，她私下買好面粉，忽然間把面糊湯端到我的枕頭邊來。有時還特地買了熱湯面。不光是吃的東西，她還給我襪子，給我鉛筆，也給我簿子。還借給我三塊錢，這是很久以後的事了。我並沒有向她借。她突然拿到我房間里來，說：“你沒有零用錢，很不方便吧，拿去用吧，”就把錢交給我。當然，我對她說用不着，她說一定要我用，就借下了。心里其實是很樂意的。我把這三塊錢放在皮夾子里，皮夾子放在懷里。有次上廁所去時，不知怎樣嘔的掉入糞坑里去了。沒有法子，就懶洋洋地走出來，把事情告訴了清。她立即找了一根竹

棒来，說：“我去捞去。”隔了一会，听见井边有潺潺的水声，出去一看，她正在用水冲洗吊在竹棒一端的皮夹子。过后她又把皮夹子打开，取出那些一圓鈔票来看，鈔票都成了棕黄色，花紋也看不清了。清用火烘干了，拿来給我說：“这行了吧？”我拿起来嗅嗅，說：“臭哩！”他說：“那么交給我，我替你去換。”不知她到什么地方去蒙混人家，果然把鈔票換了三块銀币来。这三块钱是怎样花的，我已經忘了。当时只說了声“就还你的”，却没有还。到了現在，虽然想十倍百倍的还，但清已不在人世，也无法还了。

清給我东西的时候，总是当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的時候。我最不愿瞞着別人独得利益。我和哥哥虽然合不来，却不愿瞞着哥哥去接受清的糕餅和顏色鉛笔。有一次問清：“为什么只給我不給哥哥？”清毫不在乎地說：“你哥哥有你父亲买給他，不要紧的。”这就不公平了。父亲虽然古板，却不是这样有偏心的。但在清看来，可能是这样的人。真是溺爱使人糊涂。老婆婆虽然本来出身旧家，但不曾受过教育，所以沒法和她講得清。不但如此，偏爱的心眼实在是可怕的。清深信我将来会发迹，成为一个堂

堂的大人物。而对于用功讀書的哥哥，反而武断他只是脸色白，不会有什么出息。碰到了这种老婆婆，真是无理可喻。确信着自己欢喜的人必定成为伟人，所不欢喜的人一定要落魄。我在那时也没有想过将来要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但因为听了清老說我会成什么，自己也就想总会成点什么吧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太愚蠢了。有时也問問清看，成个怎样的人呢？可是清也似乎没有什么特別确定的想法，只說总是进出坐包車，住着高墙大門的公館等等。

还有，清还想等我独立了，自己成了家之后，她跟我一处住。她不知反复恳求了多少遍：“請你收留了我。”我也好象是有了家的样子，回答說：“好的，你来好了。”不料这个女人想象力极强，进一步問我：“你欢喜什么地方？麴町还是麻布^①？在院子里做一个秋千架，洋式房間有一間也够了。”等等，一个人随心称意地計劃起来。那时候还想不到要房子、要什么，洋房和日本式房子对我都没有用，所以每次都回答說：“不要这些。”这样，她又称贊我了：“你一

① 麴町、麻布是东京两个住宅区，多富貴人家邸宅。

点也不貪心，所以是好人啊。”無論說什么，清总是稱贊的。

母亲死后的五六年間，我就过着这样的生活。被父亲叱罵；跟哥哥吵架；从清得到糕餅，时常受她稱贊。那时候，我没有别的想望，觉得就这样也够了。心里想，别的孩子大概也都是这样子的。只是清一提到什么事，就往往說：“你真可怜，你不幸。”因此自己也想，是可怜的、不幸的吧。此外也不觉得有什么苦。只有父亲不給我零用錢，有些为难。

母亲死后第六年的正月，父亲突然中风死了。这年的四月里，我在某私立中学毕业。六月，哥哥在商业学校毕业。哥哥找到一个某某公司的九州支店职位，要到那边去。我还得留在东京讀書。哥哥說要把房子卖掉，财产整理好，再到工作地点去。我回答他：“随你怎么办都可以。”反正我是不想要他照顧的。即使他照顧了我，两人也要吵架，后来一定会說出些什么話来。只因为受一点有名无实的照顧，就不得不向他低头，那末我打定主意，宁愿去給人家送送牛奶，总也不会餓死的。后来哥哥叫了一家家具店来，把祖宗三代传下来的粗重什件，三文两文地賤